

當少年少女遇上文學經典

展 覽
與
活 動
EXHIBITION
AND
EVENT

文 | 謝韻茹、曾定璿、鄭旭雯、王瑤瑄、李軍慧、陳芬琪、王佩津、陳軒毅
攝影 | 羅聿倫、宋家瑜

高中生讀劇活動，青春十五十六，遇上文學經典，碰撞的不僅是文字，同時也啟發青少年體察時代精神，理解人物困境的豐富能力。



全體演出師生大合照。

臺灣文學館自 2015 年起與高中學校合作辦理戲劇及讀劇活動，藉由文學文本改編演出，引導學生深度閱讀，並接受戲劇老師的專業指導，引起對文學的興趣。文本橫跨中外文學，計有莎士比亞劇作、黃春明、吳明益短篇小說等，足見青少年對於文學文本的理解與詮釋已超越水準，成為每年歲末備受期待的文學盛事。為配合「臺灣文化日」，以日治時期小說為主軸，2017 年 12 月 2 日邀請家齊高中改編演出林搏秋劇作《闖雞》、興國高中改編演出簡國賢〈壁〉，各演出四十分鐘的精彩劇碼，當天逾 350 位民眾入場欣賞，盛況空前。落幕後的演後座談，由臺文館廖振富館長主持，邀請兩校演員與觀眾分享演出心得，受到熱烈迴響。

青春十五十六，遇上文學經典，碰撞的不僅是殊異的文字風格，也啟發青少年體察時代精神，理解小說人物所遭遇的困境，在舞台上以讀劇方式再現，達到文學傳承與創新。以下特邀請參與演出的兩校師生撰文分享箇中心得。（謝韻茹）

〈閹雞〉讀劇，初試啼聲

文 | 曾定璿 家齊高中教師

家齊高中參與臺文館「文學少男少女讀劇行動」，由高中生以「讀劇」詮釋演繹日治時期小說家張文環創作之〈閹雞〉，是經典走入校園的全新嘗試，也是經典小說重新改編搬演的另類挑戰。初讀〈閹雞〉文本，先是為月里不畏彼時「男性凝視」，「拋頭露面」扛起家計、參與「車鼓隊」演出展露鮮明強韌的女性自主意識所驚懼，爾後月里的女「聲／身」，漸漸受父權體制的操控算計和道德批判所壓迫，命運終曲以悲淒收場，悵然之餘，對比 21 世紀與阿勇、月里等角色年紀相仿的高中生們，又會如何理解與「再現」這篇時空背景設定在 1920 年代且兼具反殖民壓迫的思索和女性主義自覺與蛻變的文本呢？

「讀劇」（Staged Reading）做為一演出形式，近年蔚然崛起，在使用最低限度的燈光、舞台道具、音樂等技術協助的情況下，「讀劇」不僅考驗演員的演出技巧，更讓劇作家的作品能與觀眾直接的交流與接觸。「讀劇」被視為存在於演出和劇本之間，「表演 X 閱讀」的形式；透過演員的聲音、表情，讓觀眾可以聽見、看見及感覺到角色內在流動的心理意識；也讓觀眾接收到角色未說出口的「潛台詞」；觀眾藉由聽覺的感官刺激及其激盪之想像力，細細品味文字劇本在對話間的「留白」，以另一種形式「主動」填補，與演員共同完成演出，可謂另類劇場體驗。至於劇本是否隨演員手持登台，則各依導演呈現而異，時而為演員身體的延伸，或是傳遞情感的媒介。

家齊高中採「群讀」、或稱「齊讀」（Choral Reading）的呈現方式，乃由演員在特定場景時刻，或有節奏的齊聲共讀、或以交錯、接力的方式，強化個別角色的意志抉擇與情緒渲染，並適時推展劇情，達到氣氛營造之目的。「群讀」的設計有意識地讓張文環小說原著中，鄰里村民間對阿勇及月里一家的「流言蜚語」能夠「動態顯影」，且以聽覺的感官刺激，讓觀眾在群眾意識的「眾聲喧嘩」，突顯「人言可畏」對女性及男性傳統性別角色扮演與實踐的集體壓迫，實際演出時，搭配現場吉他伴奏的音樂催化及聚光燈的使用，讓各式中傷阿勇及月里的言論透過視覺上的聚焦，偕觀眾一同「逼視」及同理、共感兩備之生命困境。

阿伯樂戲工場團長黃俞嘉導演在編劇時，巧妙地濃縮〈閹雞〉故事精髓，運用「閹雞藥房」、「婚事」、「壞消息」、「窮境」、「出路」等五個子題，拼貼剪裁小說人物的心境與處境，在林搏秋的劇本段落中，加入張文環原著小說的片段，讓 1943 年演出的劇本與 1942 年寫就的小說，能夠激盪跨文本的對話及互文的火花。

高中生們以「群讀」齊聲唱和的方式，透過聲音表情演繹角色之餘，也如「說書人」評論角色，產生布萊希特史詩劇場式的「疏離感」（Alienation Effect），讓觀眾不致過於沉浸角色情境，而能從劇中跳脫，反思舉凡：婚姻、家庭等現實議題。故事中的幾個主要角色，包含：月里、阿勇、三桂等，由不同的學生搬演，穿插不同場景，接力詮釋，呈現角色的心境轉折；實際演出時，雖因學生間的聲線特質及對臺語的掌握度不一，而或有角色辨識的混淆，然在整體呈現上，仍讓〈閹雞〉群讀版的初試啼聲，透過高中生的演繹，展現跨世代的舞台魅力。

臺語演出豐富高中生活

文 | 鄭旭雯 家齊高中高二語言實驗班

文學的功能是什麼？前文化部長龍應台女士：「文學使我們看見。」

70 多年後，我們從「婚姻」看見了在日治時期低下的女性地位。婚姻不自主的女主角月里就像是一件商品，是父親為了滿足商業利益的棋子，「未嫁從父，出嫁從夫」是從前人們對女子的要求，使她們堅信老祖宗所云：「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」，釀成了許多婚姻悲劇。月里如果活在 21 世紀的自由社會，大概不會選擇用結束生命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。

對我而言，月里是一個抗拒時代的勇敢女子，她知道自己的美麗，更希望大家看見自己的美，然而大家覺得已婚的她梳妝打扮是不要臉的行為，她仍然選擇跟隨自己的心，與同樣被社會排擠的跛腳畫家阿凜擦出火花，共同走向生命的盡頭。很慶幸自己生在相對自由的時代，然而，世界上的某些地區，這種「買賣婚姻」的情形依舊存在，悲劇仍在上演。

村民看似是沒什麼台詞的不起眼角色，卻讓〈閩雞〉這篇小說更加精彩，他們的每句閒言碎語都成為間接的殺手，如同現今的霸凌問題及「黑特」文化，因為網路與社群軟體的發達，這樣的事件在近年來更是頻繁地發生。「刀傷易痊，舌傷難癒」，一句無心的話往往傷人於無形而釀成無法挽回的憾事。學習用包容與接納的心態正向的看事情，遺憾也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。放大檢視這些文學作品，現今的社會仍然有這些問題存在，如能藉由文學經典的閱讀，看見歷史上的錯誤，從錯誤中學習，或能減少悲劇的發生。

這部戲是由家齊高中一年級與二年級的學生共同完成的。初相見時，大家還不太敢完全發揮肢體語言，在多次的劇場體驗活動，學姊和學弟妹更加熟悉彼此，也對自己的表演更有自信。因為自覺臺語說得還不錯，決定參加這次的臺語讀劇，但有很多同學完全不會說臺語，為了學習標準的臺語，可是下了一番功夫，請同學錄下臺詞、尋求老師的協助、在家練習和爸爸媽媽用臺語對話。相較於語言上的阻礙，我認為短暫練習的時間是最大的困難，我們只花了一個月、每週三小時的時間排練，完成矯正發音、調整表情及走位等細節，在非常有限的時間內要完成這次讀劇，著實仰賴眾人的齊心合力。



家齊高中以群讀方式改編演出〈閩雞〉，呈現眾聲流轉的人間情境，頗受好評。



原本怯懦的月里，改以溫柔堅定的聲音安慰阿勇，刻畫出失落的男性尊嚴與女性意識的覺醒。



眾多村民將月里、阿勇團團圍住，以循環反覆的誦讀，呈現流言蜚語的可畏。

這雖然不是我第一次參與讀劇演出，卻是我臺語演出的初體驗，這讓我想到當天也一起參與演出的柴刻閩雞。《閩雞》這部劇曾於 2008 年在國家戲劇院初登場，幾年前也由「臺南人劇團」演出，2017 年劇團將公演時的「柴刻閩雞」借予我們，這是一種「傳承」，如同文學，更如同演出時使用的臺語。臺語其實是很美、很親切的語言，只是越來越多人不記得它的美麗之處。這次的演出，讓更多人接觸臺語，也豐富了我高中生活的養分。

戲結束文本留下來

文 | 王瑤瑄 家齊高中高一語言實驗班

在參與此次臺文館的邀約之前，我從未讀過這份劇本，也不甚清楚作者及本文的相關寫作背景。僅能從報名表寥寥數語窺知故事的部分樣貌，卻也更激起我的好奇心想參與這次計畫，瞭解這篇小說的中心思想。

公演結束時，也象徵著整場展演及過去 8 周的準備正式落幕。然而戲結束了，文本和劇情卻將一直流轉在讀者心中。仔細展讀張文環的原作，不僅讓我為之動容許久，也反思許多文中的象徵意義對照當下的時代背景，究竟承載了多少歷史軌跡。

文中眾人的生命故事，正象徵著大時代的悲歌，於此，先就女主角月里談起。劇作〈閩雞〉發表年代係為 1943 年，時值日本殖民末期實施皇民化運動，那是極端壓抑而封閉的社會，文（劇）中的小村，正反映了這樣的時代背景。而在這樣的環境中，月里在劇中前半段呈現的是舊社會女性地位低落、逆來順受甚至任人宰制的形象，恰呼應文中及團隊在讀劇時反覆出現的一句話：「反正查某人就是菜籽命嘛！」

然則這只是開端，到後期由於林、鄭二家在經商上截然不同的商業考量，兩家的命運就此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；已出嫁的月里，為了拯救鄭家，不得不強忍一切羞辱回到娘家請求援助，換來的卻是一句：「敢講恁欲和恁老爸三桂死鬥陣嗎？」此時，丈夫阿勇承受不住內外夾擊，先是辭職，就只因他「身為男性的尊嚴」早已在村人那一陣陣的批評、謾罵、羞辱給磨耗殆盡，加上後來又得瘡疾，自此，月里開始挑起家中經濟重擔，四處打工維生，而這在時間軸凝滯、日子單調無趣又沉悶的偏僻山村，無可避免地成了一樁「傷風敗俗的大事」。

文本交代至此，以現代觀點而論，月里去打零工，無非就是女權主義者強調的一環：女人必須經濟獨立，就這一層面意義而言，這是作者正在向讀者傳遞：月里已漸漸超脫過往的禮教枷鎖，而這部分描述正呼應讀劇中，月里起先只能任由流言傳遞，及至最後村民試圖批評她時，她不再忍讓，轉而起身抗告，進而反擊，這無非都是女性意識抬頭的表徵。就個人觀點而言，這樣的穿插安排，其實和時代背景是有關連的，當時的時髦女性無不換穿高跟鞋，這是當時總督府推行放足斷髮政策間接促成的結果。但形式上的「裹小腳」雖然式微，可「內心的裹腳布」卻未曾真正拆除，這並不僅止於反諷而已，更是在極深的層次上呼應標題〈閹雞〉啊！

〈閹雞〉就字面意義而言，所代表的意涵是失去「優勢且具主導地位」的男性們。本文對於「閹雞」的定義並不僅於此，除了烘托阿勇一無是處、怯懦無能的形象外，也是執掌福全藥房兩代的鄭家即將沒落的象徵，也可說是喪失父權專制的徬徨男性們的縮影吧！

這篇作品即使年代久遠，生在 21 世紀的我讀來仍發覺許多情節和不合理處仍在生活周遭上演，也使參與過全程計畫的我，對文本有了更深的體悟，促使我進一步思索：生在寶島、平安幸福的我，能否再為社會多做點什麼？

戲裡戲外的熱火

文 | 李軍慧 興國高中教師

「故事是黏土，是從記憶不在的地方長出來的。」

從去年 12 月演出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後，孩子們在舞台上發光的臉，一直在我心裡閃亮，因此今年 8 月再度接到邀約時，便毫無猶豫地答應了。或許可說，我近乎盲目地貪戀這樣的魔幻時光。

8 月中旬確認演出，便開會討論戲的改編與音樂。8 月底完成劇本改編，9 月開學選角，10 月熟讀劇本，磨練肢體與聲音表情，11 月安排專業導演的指導課程，並請校內臺語演說老師協助糾正咬字。我們從新營到文學館，讓演員熟悉場地走位，每次交通來回近 2 小時，移地排練時間格外可貴。

我始終相信，沒有一場好的呈現，是可以不經努力，不動真情的。

排練時有很多樂趣，但有更多的困難，一個動作或句子可能調整上百次。除了指導老師的貪心，演員自己也豐富了肉身。全程臺語演出，演員在基本設定下，進行更多的發展，很



興國學生飾演陳金利與陳夫人，精采詮釋暴發戶的
《壁》呈現階級對立與貧富不均的兩個世界，發人省思。
勢利與跋扈。

多有趣的話是這樣跑出來了，私下有老師驚訝問我：「這些臺詞怎麼寫的？」事實上是他們自己演著就慢慢生出來的。

讀劇，不僅於文本的共讀共賞，我們與孩子都在這樣的表演中，重新建立自己的秩序。

簡國賢：「我的戲裡，沒有藝術，沒有妝作，只有熱火！」最初改編劇本時，被這樣的句子吸引，我想著，曾經是那樣的時代，文學藝術是革命的火種，是照見世間的火炬，是熱血，是永不老去的青春。我期待，在戲的每一個細節裡，努力召回那樣的時光，去細讀某個時代的紋理，重新點燃心中的熱火。

「炸開力道」的多層次處理

文 | 陳芬琪 興國高中教師

「只要向前走，我相信，我們一定有路！」隨著故事情節，音樂旋律漸次高昂，帶出一種奮揚的情緒，一種共鳴的感動……。啊！那真是一種魔幻的時刻。

參加臺文館「高中生讀劇」的活動，對我們來說是一種跨科的嘗試。說來，閱讀是個人的心理活動，無論文本對你的性靈增添了什麼補劑，或者拆解種種生活的難題，內心翻起如何的滔天巨浪，外表看來仍微細且無言，只是寂靜的過程，自在自適，心滿意足，但若要做讀劇展演，就得設法呈現作家想施展的「炸開力道」。

這過程並不容易。音樂藉音符旋律，畫作用線條色彩，可以直接就讓欣賞者進入情境，相較之下，文學若要處理文本的情意體會或理解就顯得難些，因為文字像一個個的「符碼」，需要多一層的轉換，才能使平面的文字鮮活起來，更何況要展演呈現。

為使平面的文字敘述立體，我們做了很多準備的功課：時代背景的樣貌、當時人們生活的日常、作者生平資料的閱讀，連要印在團服上——「只有熱火」的字體、濃厚輕重、力道的選擇及版面安排，都要反覆斟酌，務求能貼合作家的精神。



興國高中為呈現〈壁〉寫作宗旨，特安排學生飾演作家簡國賢跳出故事框外，與臺上的主角相呼應，令人動容。

讀劇的展演是挑戰，學生幾乎都是第一次上台，還得全程臺語演出。為了可以更好的詮釋，我們閱讀比原先指定文本更多的資訊，拉近距離現今稍久遠，甚至對學生來說是陌生的歷史。不過也因著這樣「理解文本」的工夫，才能將看來枯燥乏味的訊息深化。

我們很幸運，有專業的老師指導，有默契絕佳的共事伙伴，小而精緻的團隊，感謝臺文館。可以重組讀者與文本語言的關係，是我們最大的收穫和成長，讓我們藉文學喚起共鳴與想像力。

讀劇，是一場重新認識自己的旅程

文 | 王佩津 興國高中醫科班二年級

在《天橋》裡，我練習展現自己，學會主動出擊。

對於舞台，我感觸最深的，是幕後與劇團的相處。

國中的我，也許是缺乏自信而造就了安靜、不主動接觸人群的性格，只願在原本朋友圈活動。高一時通過讀劇甄選，演出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劇中的「媽媽」，進入陌生的環境，一開始心裡很害怕，不敢發表太多意見，總默默在旁邊看著笑著。然而漸漸在練習過程認識

彼此，學長姐熱情的照顧，使我對於這個團隊產生了很深的歸屬感和依戀。

有趣的是，當時飾演我「兒子」的其實是學長，身為媽媽的我，有一場戲必須狠狠打「兒子」一巴掌，我們兩個揣摩很久，是要真打還是假打？該如何下手？如何反應？我們花了很多節課私下練習、培養默契，學長為了哭戲也下苦功。記得在一次練習過程中，我恍神而不小心真的往學長臉上狠狠打了下去，全場驚呼！正式演出之後，很多人都問我：「你是真的打了嗎？」我總笑笑說：「是魔術，你相信是真的就是真的。」

導演曾說：「既然都站在舞台上，要演就大膽演，演到最好。」她也指導我們如何將動作、聲音的力量擴散出來，投射到劇場的另一端，後來回想，那是一種解放自己的過程，原先可能會彘扭，但反覆練習，成為自然，站在台上就知道要切換這種模式，盡力發揮自我。舞台教會我自信，勇敢，表現自我。在舞台上每個人都可以是亮眼的一顆星，我享受其中。

在《壁》中我飾演一位愛錢、跋扈的富太太，不同於《天橋》中演「媽媽」，只要將自己進入媽媽的狀態；《壁》飾演太太，卻要做到平生不曾做過的事——撒嬌。因為本身個性像男孩子，狂放不拘小節，對於要當個小女人實在完全不知所措。每次練習時，老師叫我再嬌羞一點，心裡都十分委屈。但為了做到最好，還是努力撇開面子問題，甚至找來同班同學進行指導，前後長達兩個月以上的練習時間，最後正式演出時，可以說是狀態最好、最自然的一面。

在與《壁》的成員相處時，因為自己身為學姐，又與大部分成員相熟，便肆無忌憚地表現，肆無忌憚地快樂。與劇團相處的過程中，互相學習、交流、磨合，看著別人，也仔細思考自己的定位：「我是什麼樣的人？」、「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？」每一次揣摩角色的同時，我都更認識自己一點。

讀劇，顛覆過往課堂的學習經驗

文 | 陳軒毅 興國高中醫科班二年級

從《天橋》到《壁》，我們是文學大海中的少年少女。

非常幸運地，高中生涯能有這樣的演出機會。無論是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還是《壁》，我們用了許多時間，共讀劇本、排戲、訓練、研習上課。有時光練一句台詞就要磨上一整節課的時間，只為調整到最動人的語調和動作，也常在排戲到一半時靈機一動，萌發出對文本不同的詮釋以及不同的表現方法。那已經不只是把劇本讀完，而是完全融入其中，把自己變成了劇中角色。這是一個對於文學理解很不一樣的方式，顛覆過往課堂的學習經驗。

或許未來我不會從事有關於表演藝術的工作，我依舊只是平凡的學生，但這個經驗給了我一個很重要的啟發：書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我們不一定只能以老套的方式閱讀、吸收，有時候換一個角度，我們用活的方式去呈現一個故事，能把感動帶給自己、同時也帶給別人。

從《天橋》到《壁》，我們都是徜徉在文學大海中的——少年，少女。✎